

遗留韵事

施蛰存游踪

半山泥猫·九溪十八涧·水乐洞·湖上忽逢大小戴·江干集·玛瑙寺·玉玲珑阁·醋库巷·天井里的双桂树·青梅竹马旧游侣·徐氏私塾·灵岩山·虎丘山下赛花忙·寒山寺·万笏朝天·梦回姑苏·凤凰山·十二只书箱·无相庵·玩石之癖·云间古书处·学监相菊谭·业师蒋韵笙·云间第一楼·醉白池·北禅寺·白龙潭·松苑茶居·与朱雯和赵家璧·翠湖·冰心的午茶·佛照街夜市地摊·晋宁盘龙寺·玉女峰·九曲溪·武夷宫·厦门大学图书馆·路南行·滇南美食·北山楼常春

沈建中



文匯出版社

遗留韵事

施蛰存游踪

沈建中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遗留韵事：施蛰存游踪 / 沈建中著. — 上海：文汇出版社，2007.8
ISBN 978-7-80741-231-1

I. 遗... II. 沈... III. 施蛰存—传记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15249 号

遗留韵事：施蛰存游踪

作 者 / 沈建中

责任编辑 / 陈飞雪

装帧设计 / 周夏萍

责任印制 / 王春晔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上海长阳印刷厂

版 次 /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16 千 (插图 40 幅)

印 张 / 9

印 数 / 1-5100

书 号 / ISBN 978-7-80741-231-1

定 价 / 25.00 元

序

沈建中君编辑整理施蛰存先生遗稿多种刊印成书，现在又以其余暇撰写施老生平游踪，书成这部别具一格的传记作品——《遗留韵事：施蛰存游踪》。全书分六辑，前三辑和后三辑恰成不同的历史阶段。每辑都以与施老生平有关的地域命名，从撰写的方法来讲，与通常传记不同的是以地域为经，以串通于其间的时间为纬，所以初读者对时空倒写追叙，会有茫然不解的感觉。前三辑武林、姑苏、华亭正是有关施先生先世出生以及求学和交友，文学和情愫最生动的部分。试思施先生肄业于当时的之江大学，上世纪廿年代的西子正是它风光无限的年代，书中叙施先生由之江大学而后遍及九溪十八涧、水乐洞、石屋洞诸处，及今屡经沧桑有存者有已踪迹全无者。光绪年间乡先贤林琴南太丈游九溪十八涧其文读后不忘，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游杭九溪十八涧尚存，丛草石径，记忆犹新，今据说九溪十八涧非复旧观，所以读施老有关武林旧事真是不可多得的留存于人间的光光片羽。沈君每记一处，必亲到其地，或亲聆施老口述，其前三辑所包括的人物记事已至丰富，单就这一点而论此书的价值已不容置疑。

辑四至六分别标题漂泊滇南、闽中征尘、旅途摭什，这是已进入抗战时期，应该说是处于颠沛逃亡之中，但施氏所记滇中景物却异乎寻常的平静，充满了对于这一片西南景物极其详尽的描写。也许正因为我也在昆明有六年之久的逗留，心所系挂二战产生的情结，所以看了这许多游记觉得

异常新鲜。昆明是北方三校南下的所在地，无疑是群贤毕集的地方。施氏于昆明极意描述翠湖之美，翠湖为西南联大人进城必经之地，三校初次抵滇时，寅恪先生就以在翠湖所见入诗，施氏也正是在翠湖一带及见南下的冯友兰、陈寅恪、向达、张荫麟、杨振声诸名流学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在晤面品茗之间，“渐渐地似乎也进了这个圈子”。（页132）这里向我们透露一个历史的信息，这就是学界实北方居主流，南方并非无大师（若章太炎、唐文治），但北方才是人文荟萃所在。施先生少年时代的好友浦江清少入清华任寅恪先生助教，而后融入北方学者群中。所以施氏虽执教于高等学府而未能进入北方学者群中，亦犹有学界门户所限。

这样，《游踪》一书，我以为不能单以游记视之，因为它和新文学发展有密切关系，五四文学革命，新文学发祥于北方，但新文学的写作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出版，它的中心却是在南方的上海。而施先生正是此中最活跃的人物，无论是写作，是结识一些志趣相同者，还有更重要的是办刊物，搞出版印书，就这一角度来看，《游踪》是研究新文学史者不可忽视的重要文献。惟一不足是卅年代这方面的具体材料较少。但传主的交游以及文学爱好足以提供不少讯息。

施先生晚年耽爱金石搜集拓本，于此我完全是门外汉，但于他的一些见识却时有同感，如他搜辑明末名妓王修微诗词，以为高于同时代的柳如是，按钱牧斋尝盛推柳诗，谓何得独让王修微擅国士之名，施先生则以为王诗词实胜于柳，这些见解都极可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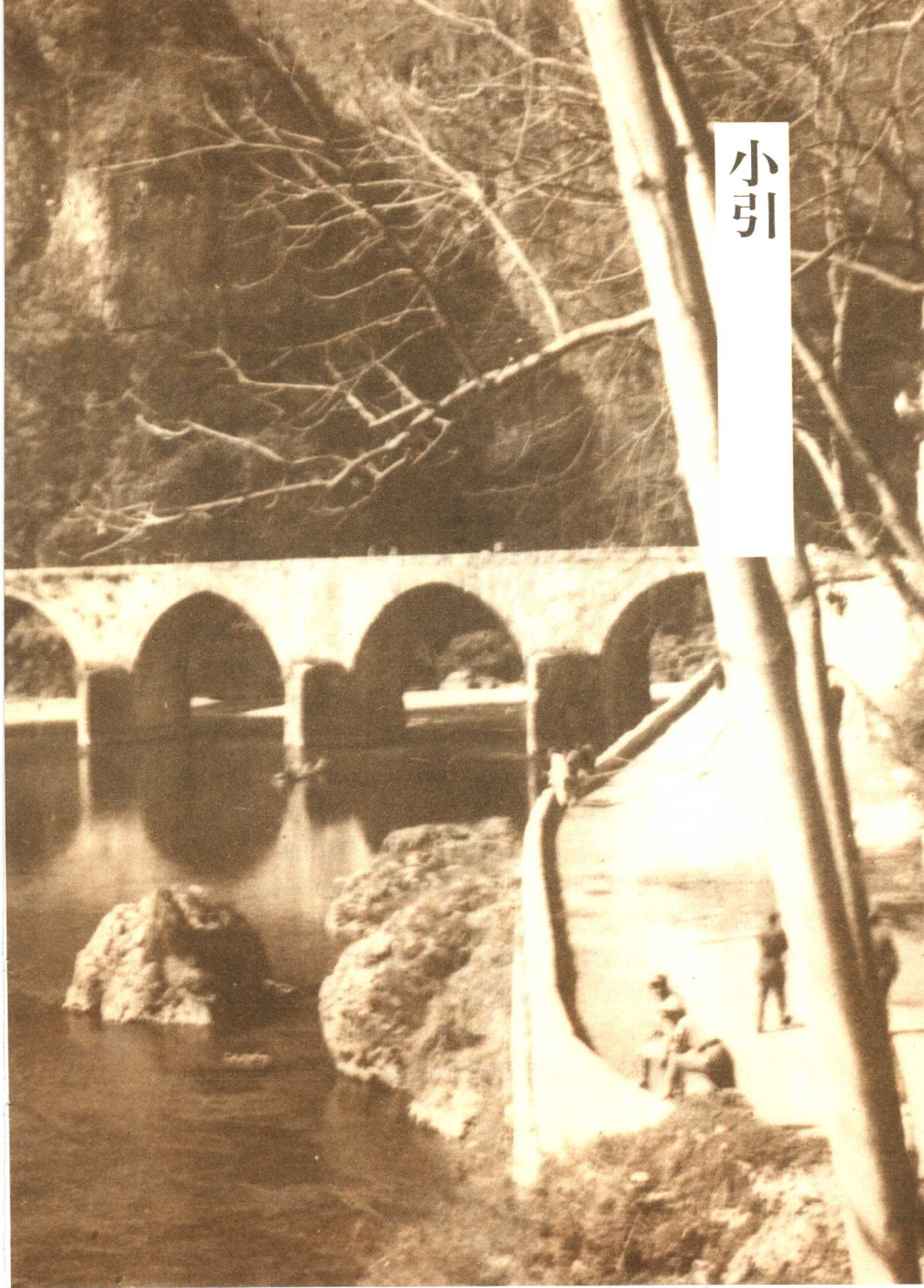
总之《游踪》一书可读可欣赏，那个时代的人物晤谈警欬之间以及地域风光，已离我们相当遥远了，也因此更其可喜。如果有以为可供新文学史研究者参研取证，那它的价值就更大。重要的我以为编者的极度认真的精神才是本书最难能可贵之处。

鯤西

二〇〇七年七月一日



小引



车遂西向疾驰，登青天，入幽谷，出没万山中。以下大盘山，经二十四拐，窄径回复，每一曲折，均须先使车逆行，方得过，否则覆矣。此亦黔滇公路中一险要也。其时车方迎夕阳行，残日熔金，光芒万丈，不可逼视。车折过一崖壁，司机者双目为阳光所乱，竟迷前路，车忽旁出，遂陷湍泥中，前隔绝壑，幸早抑制车轮，否则若再前行一尺，即下堕万丈，人车俱尽……”——摘自施蛰存《西行日记·九月二十七日》

多年来，我爱读施蛰存先生记于1937年的《西行日记》，还有沿途诗作《渡西兴》、《车行浙赣道中得诗六章》、《长沙左宅喜晤三妹》、《长沙漫兴八首》、《渡湘江》、《沅陵夜宿》、《辰溪待渡》、《夕次沅水》、《晃县道中》、《黄平客舍》、《黄果树观瀑》、《车行湘黔道中三日惊其险恶明日当入滇知复何似》、《登曲靖城楼》。——这些文字连缀着施氏“日逾兼旬”的时光：由松江启程，途经浙江、江西、湖南、贵州诸省而抵达昆明，一路跋涉，“仆夫严驾，先鸦鹊以晨兴；舍长延宾，傍牛羊而夕宿。华夏之大，亦既震愕；关河之阻，诚足贫辛”，仿佛人生，甘苦自知。

其时世事晦暗，路途困顿，国忧家愁系于心头，而施氏却以徜徉山水聊遣行程，并未一任遁迹避世。在我读来，满纸云烟，折射出一道流动于笔调外的冲淡景致，颇具浪漫色彩。听他说过，早在青少年时期，他就对徐霞客的旅行生活心向往之，对史蒂汶生的《骑驴旅行记》也很艳羡，很想如法炮制一回。古典文学作品中各式各样的游迹，使得他后来出游在外无论是骑马、乘船或徒步，每每引发许多感情，颇有仿效唐宋人的风格与情调，因为他深深地觉得自己的行旅之感和古人一致了。施氏识见真切，幽趣深邃，曾经穿一双软底布鞋，在浙赣两省的旧官塘大道上漫步，“当然都不是孤身独行，至少总有三人结伴，才不会怨厌前路遥远，也有了安全的保障”。他还用颇带诱惑力的

口吻说过：“你走上一个大山坡，已经很累，就有一个舒服的凉亭在欢迎你休息。你坐在一个大长桌边，从老妇人手里接过毛巾，擦净汗水，喝一杯茶或一碗米酒。如果需要吸烟，江西有的是好烟丝，这里也有供应，卷烟纸是奉送的。如果想吃闲食，花生米或地瓜，一般也可买到。这时候，你俯瞰原野，仰接烟霞，大可以舒啸一番，然后轻快地下岭赶路。”

如斯诱人，激发起我探寻施蛰存先生之游踪的热情，让我悠然神往他那西行倥偬旅程之外的一些生活遗事逸闻。晨霜行天，探奇访胜，月夜迢迢，飘逸独步；飞砂走石，步履维艰；抑或深隐的脚迹，还有诸多旖旎之交游。同时，我亦渐渐地得知其游踪间种种的憾事，如1940年后，施蛰存先生流落闽中教席，原先一起在昆明的朱自清、浦江清、吕叔湘、沈从文、刘重熙等老友都很关切，罗炳之约他赴江西泰和中正大学任教，准备寄上路费；闻宥邀他到成都华西大学执教，后来又辗转到了长汀厦门大学，各方面条件比永安要好，友人们皆闻之欣然。而当年吕叔湘约他的西蜀之游，终未能成行。更让人难受的是1982年（施先生曾称之为“大旅游年”）之后，先生竟然大病一场，“破腹开腔居然不死，但身已残废行走不便，从此再也不能出门旅游了”。何其无奈。念想着去东北三省一游的计划更是就此成了泡影。

施氏早年曾有壮语：“我从小就觉得‘大丈夫四海为家’这句话有意思，因此，每逢在旅居异乡的时候，我总能够随遇而安，一点没有‘出门千里不如家里’的感想。”及至晚年，他却对友人感喟：“我心常揣揣，古语云：‘出门千里，不如家里。’我是老旧人物，终觉此言是真理。”如是变化，让我不由得顺着他那“无轨列车”似的往迹印痕，慢慢地踱，努力体会他生命旅程中独善其身的“心性自由”，其中的苦涩亦是有的，不胜徘徊。于是，抱膝案头，辄念旧事，键盘瑟瑟有声，述二三逸闻，渐渐积下这些零星斑驳的文字，聊供文苑传信而已。

目次

小引	I
----	---

辑一	武林梦回	I
辑二	姑苏遗韵	45
辑三	华亭逸志	69
辑四	漂泊滇南	121
辑五	闽中征尘	177
辑六	旅途撷什	223

尾语	273
----	-----



辑一

武林梦回

水亭子

施蛰存年逾古稀时曾言：“寒家自曾祖以来，旅食异乡，至我父已三世矣。余亦浪迹海隅，未遂兔裘之计，每填写表格，于‘籍贯’下，虽写‘杭州’，实滋惭汗。”可谓“囊笔江湖无里贯，乡关惭愧说杭州”。施氏家族系出吴兴，世代居住钱塘，清咸同年间遭遇兵祸，支族遂流移，散处吴会。因此，他毕生与杭州有着难解缘分，亦颇得湖山佳趣之情怀。

杭州是施氏的原籍，又是他的诞生地。他生于公元1905年12月1日晚上约七时至九时之间，即清光绪三十一年，旧历乙巳年（蛇年）戊子月（十一月）甲戌日（初五日）戌时。当时施家居住在杭州水亭子（址）钱塘县学宫（府）旁租赁的家屋，据他本人回忆是三间朝西的屋子。

“水亭余址傍宫墙，古屋三间对夕阳。”沧海桑田，烟火杳渺，那里以往的一切早已不复存在。

水亭址，又称“水亭子”，《武林坊巷志》引明代田汝成辑撰《西湖游览志》卷十三：“佑圣观街，自宗阳宫折而北，东为巡盐察院，北为市舶司。佑圣观之东为武林驿，西为钱塘学、水亭子。”癸未初春，我几经打探，找到了地处临近城站一带的佑圣观路，水亭址约在往西的附近一带，确切原址难考，此名已经衍变为一个大地名，如民国六年，杭县劝学所重新成立，所址为水亭址；民国二十三年，《中报》社址在水亭址；民国三十五年，《新生日报》社址设在水亭址12号；1949年5月末在水亭址福利新村设立了公安培训班。而通常有连名并称“水亭址钱塘学宫”作为一带地名的习惯。原钱塘县学宫现为上城区中河中路88号，即上城区公安分局附近一带。而建于南宋绍兴年间的杭州府学宫（孔庙），就在现今的劳动路上，因藏有南宋石经，建国后迁入了许多碑石，而名为“杭州碑林”。原有大成殿、养源堂、先贤祠堂、御书阁、斋舍及学堂。据说，日伪汉奸王五权以修缮孔庙为名，将大成殿里的楠木全部拆去图利，使得后来的建

筑内部难成格局。

并非是钩稽，其实是为了缅邈的怀想，我不曾或并不能感知的史迹而来此地走走的。

施氏出生那年，其父正在陈霞起（清末杭州城里大财主）府上坐馆课其子，兼任文牍事宜。在他四岁时（1908年）便随父母迁居，离开了杭州。后来每逢清明节跟随父母回杭州扫墓，或许因为原来住过的水亭址是赁屋而非家产，也就不再去看看那里的旧屋了。因此，他在成年后却对幼孩时住所的面貌环境，难以记忆清晰；仅记得1920年代有次曾随父亲回杭州，随访水亭址旧屋，“西向陋室三间犹在，仿佛忆及髫年嬉戏之状”。而用钱塘方言所唱的童谣是他儿时最美妙的记忆。

漫无目标，踟躅街头，乃空空如也。幻昔感今，思绪与环境俨如疏离的时空，这着实让我在春雨蒙蒙中感觉由不远处的湖上飘来的雨丝和风已经有了暖意，独自于良久，不忍离去，耳旁似乎萦绕着他之谱系说：“我是吴兴施氏，随司马氏东渡而定籍吴兴。以前为鲁国施氏，即孔子之母也。”

半山泥猫

“总角生涯犹在眼，泥猫蜡凤满匡床。”这是施蛰存回想往昔的吟句。

“蜡凤”，施氏说过是东洋舶来的一种蜡制小动物。而“泥猫”则为半山名物也，《杭俗遗风》（清·范祖述）谓：“半山出产泥猫，大小塑像如生，凡至半山者，无不购泥猫而归，亦一时之盛会也。”相传彩绘泥塑的“泥猫”，不仅是避鼠消灾的吉祥物，而且还是孩儿们的玩具。旧时半山一带，乡人多以捏泥猫为业，每逢农历二月初八的“桑秧会”、清明时的“蚕花节”，还有五月初一的“娘娘诞辰日”，杭嘉湖一带的桑农、蚕农都要坐船来到杭州半山桥，再入娘娘庙烧“蚕香”，待返乡归家时，就有买“泥猫”带回去的习俗。

民国笔记《梵天庐丛录·武林山泥猫》有云：杭州武林山，俗呼为半山，植桃数千株。三月间，游人如市，往来不绝，山中人多以捏泥作猫形，外饰以彩，名曰泥猫，游人争购之。相传半山泥猫，虽不能捕鼠，而置之案头，鼠若惧者。又谓半山每年所制泥猫，必有一头能活者，语固荒唐不可信。乃有某者，赴半山购一泥猫归，猫颇猛，置于房中，家故多鼠，自购猫，鼠迹渐敛。一日午间，闻猫捕鼠声甚厉，初以为外来之猫，不之奇，起而视，见啣毙二鼠，皆置于泥猫之几上。而泥猫则不知所往，遍觅无迹。

在他老人家晚年时，每每把玩小古董玩意儿遭闷时，会触景生情地谈及自己年幼居住在水亭址老屋的情景，或卧于堂屋地上、或伏在床上玩耍杭州旧时之孩童玩具“泥猫”、“蜡凤”。——此情此景，一种感怀往昔的情绪，恍如就在眼前。

我曾告诉他，听说当地为了续存风物民俗，现在也有生产这种带有民间桑蚕文化象征的“半山泥猫”，他吸了一口吕宋烟，笑咪咪地说：“下次托去的人帮忙买一对回来。”

之江大学

民国十一年（1922年）秋，施蛰存考入私立之江大学，重返杭州。

施氏诗云：“南雍北监无我分，来看钱塘八月潮。”自注：“中学毕业，欲入北京大学，二亲未许。遂报考东南大学，乃名落孙山。同去四人，惟浦江清一人获隽。不得已，考入之江大学。”

之江大学，位于二龙山南麓，今之江路51号浙江大学的之江校区（即该校之江学院）所在。据云前身是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差会设于宁波的崇信义塾。同治六年（1867年）秋迁来杭州，改名育英义塾，初设皮市巷，后移到大塔儿巷。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更名育英书院，创设英文、化学两专科，学制正科6年，预科5年。宣统

三年(1911年),书院搬至二龙头,改称之江学堂,采用英文原版教科书,以英语教学,有大学部学生31人,学制4年。直到民国三年(1914年),再次改名为之江大学。听施氏回忆道:“我在之江时尚未有中文系,我读的是外文,我与林汉达同时,他高一二级。”

“西学未闻中学废,能通胡语即天骄。”这是一所教会学校,校长是由美国长老会牧师担任。他在这里读的是英文,“师资无学者,诸生所肄习者,惟英语耳”。然而,“跟外国教师学英文,他们就不大讲究文法。有些从教会中学升上来的同学,他们的口语比我好得多,可是他们都不会分析复合句子”。其实,施氏早在中学里就学过《纳氏文法》,已经掌握了英语的文法结构。

因为没有钻研中国文学的条件,加上施氏在中学四年级时听过英文教师上了大半本司各特的《艾凡河》,使他对“英国文学和十九世纪英文有了初步的训练”。所以,他便一头钻进了英国文学。在前后的一年之间,读了英国文学史、英国散文和诗歌。他说,那时在之江大学图书馆里还选抄了一部《英国诗选》。而他在老年时却说:“但我学英文,却没有十分欣赏英国文学。我是把英文作为桥梁,用英译本来欣赏东欧文学的。”毫无疑问,这是特定时代所赋予的烙印。

之江大学是他青年时代就读四所大学的第一所大学,然而“肄业未一年,辍学归”。施氏说自己在该校就读至1923年5月间,因参加了非宗教大同盟的活动,而为之江大学“校方所不喜,自动辍学”。

再有文字记载的是在1924年10月,他已转入上海大同大学二年级,江浙战争发生,时局紧张,受父母之托特地赶往杭州,把正在女子师范学院读书的大妹施绛年接回松江家里避乱,虽片言只字,亦记叙了当时情景:“因为客车为兵车所阻,到城站时已在上午三时,霜风凄紧,人心惶惶,那时乘着一辆人力车去投奔亲戚家,站在门外敲了一小时门的境况,当时也许还以为苦,后来想想却也怪有味道。”

六和塔

钱塘江流经杭州呈“之”字形，所以又称“之江”；杭州古塔的魁首六和塔，坐落于之江边的月轮山上，为了镇江潮而建筑，始于北宋开宝三年（970年），以佛教“六和敬”之义而名，另一说取《庄子》“六合”之义。

之江大学位于六和塔西南侧，背山临水，风光绮丽，令人心醉。施蛰存忆念在那里的求学生活：“在学问方面并未有多大长进，但在自然景色方面，倒着实享受了一些。那时我常常带了书本在江边沙滩上找一块大石头坐了看书。”

可以读一下他当时写在日记中的美丽片断（日月均为阴历）：

七月二十三日 下午二时无课，天气极好。在江边读《园丁集》。

七月三十日 晚饭后，散步宿舍前，忽见六和塔上满缀灯火晃耀空际，且有梵呗钟磬声出林薄，因忆今日为地藏诞日，岂月轮寺有祝典耶？遂独行到月轮寺，僧众果在唪经，山下渔妇牧竖及同学多人，均行游廊庑间，甚拥塞。塔门亦开放，颇多登陟者，余踌躇不敢上。看放焰口至九时。欲归，无与同行者。山径晦黑甚，立寺门口，不敢独行。旋见×××教授女及其弱弟，方从大殿东遍出，望门外黝然者，亦逡巡莫知为计。余忽胆壮智生，拔弦勒佛前蜡烛，为牵其弟，照之归校，并送之住宅前，始返宿舍，拥衾就枕，不胜其情怀恍惚也。

八月十七日 晚饭后，在程君房中闲谈，忽从窗中见钱塘江中灯火列成长行，几及一、二里，大是奇观。遂与程君同下山，在操场



施蛰存之江大学读书期间留影（施蛰存生前提供）